



特へ 16
2752
14



門 16
號 2752
卷 14

詩部 四部稿卷之五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絕句五十二首

由鄭江抵均州即事

下江雙櫓鳴啾啾上江櫓聲亦不柔
今春三月桃花水不似常年竹箭流

其二

龍渦漫漶磔然鳴小灘大灘勢欲爭
棹入前壑渾不見還從關口出歌聲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三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其三

大石奮攫獅王身小石槎牙不可馴
若令水清能見底更有眠虬愁殺人

其四

落日未盡新蟾催無那層崖黯不聞
一線金波初欲動錯疑神女送珠來

天柱峯

以下太和山諸詠

生平漆室意堪憐見語中峰便躍然
盤到窳高金頂上依然無際對藍天

顯定峰

顯際神光無處踪定時賢劫不相逢
老夫擬向峰頭住自取捷槌撞曉鐘

皇崖峰

雨脚霏霏暖不收皇崖風起忽成妖
浮雲半捲青天外一線襄江抱日流

大小筆峰

七曜天文萬古看長餘綵筆挿空寒
欲書人鳥宮中事龍漢年來罷史官

七星峰

天上白榆秋歷歷人間翠嶺書亭亭
自從題壁新詩

就北斗行中見一星

中笏峰

手板三時朝紫宸天符九錫下青旻自能鶴禁辭王位不向高真道寡人

千丈萬丈二峯

高峰掃地一萬丈低峰突兀千丈餘三山琪樹稍加汝二華蓮花恐不如

大小蓮花峰

大蓮花峰房欲披小蓮花發蕊離離莫輕游子無僂骨我解栽花發火池

落帽峰

戴僂掉頭躡白虹有帽却隨罡風中不憂天帝為絕倒何物人間老秃翁

白雲峰

春來元氣日氤氳大巖小巖屯白雲山人自是陶弘景縱有那應分贈君

大明峯

燭龍雙炬破南荒散作峰頭萬疊光縱有天雞君莫聽不煩紅日起扶桑

五老峯

前年踏雪匡廬過今年暮春游太和五峰老人如舊
識不似當年白髮多

三公峰

金頂焯煌帝座開三峰那不號三台雨後前山飛瀑
過共言天上白麻來

九卿峯

窈窕崔嵬面面逢九霄青對九芙蓉欲知身染烟霞
色香案前頭第四峯

子前為太僕
於九列第四

僊人峯

瑤花琪草徧僊山山色長依天地間莫道五通無一
驗也能雲雨向人間

獅子峯

調刁風過忽雄鳴一竅能瘖萬籟聲雪後莫尋狐兔
跡只今羆虎不留行

紫霄峯

千崖過雨欲黃昏鐘鼓朝真未掩門自是此峰饒紫
氣不闕曾著五千言

香鑪峯

日氣初濃兩色孤青烟片片起香鑪還將一瓣祈天
帝乞取真形五字符

展旗峯

獵獵峰旗空際磨千山草木見還無天策府中玄甲
隊淮南節下黑雲都

玉筍峯

初開噫氣吐青蘋萬木峰頭自起皺却似渭濱春雨
後籜龍無際欲張鱗

丹竈峯

縹緲僊踪未可非至今猶說彩雲飛祗愁天地終須
盡煉得丹成無處歸

天馬峯

網緼滅沒不可求矯若長空騰此氣留天上房星應不
謬人間此嶺屬房州

此峯獨屬房州

鷄鳴峯

喔喔天鷄三兩聲招搖北指漢南傾九關應是無豺
虎排比雲輜覲玉京

九渡峯

曾介長房謁汝翁壺中天地儘堪容只教三試還難
過九渡深溪九渡峰

伏魔峯

三尺青瑩太乙波鑄成魔欲奈吾何山深莫道多魔

事屈指人間事事魔

松蘿峯

清泉古樾坐盤陀
覽處無多會處多
土木時來俱綺繡
茲峰不改舊松蘿

會僊峯

王母戴勝凌弱波
上元夫人持底過
雙成拍手為余唱
少壯幾時柰老何

眉稜峯

八字春山淡淡秋
微雲如黛雨如油
自從名挂朝元籍
縱有眉稜不繫愁

金鎖峯

鐵柱洪都壓恠螭
龜山金笮繫支祈
何如玄帝峰鎖問
着僊人總不知

陽鶴峯

老鶴巢杉硃頂圓
欲充僊騎上青天
何當羽客偏多肉
拳足寒雲不記年

紫蓋峯

飛符霹靂走逡巡
王節珠幡總不真
若說古來蛇虎飯
不知何限謫僊人

大夷峯

大夷峰頭天地寬不似武夷山九盤寄語潯陽江上
客游時莫作小姑看

玉虛巖

葛巾藤履白蕉衫偶帶中臺獨坐銜原是玉清宮裏
客不教長住玉虛巖

常春巖

道人高卧谷山崖時挾青童酣紫霞戴勝長鳴三月
候條風不斷四時花

崇福巖

君論太上高真福黃閣如雲不要開麕衣淡飯無他

事一歲看山一百廻

尹喜巖

太上流沙去不還猶餘真氣在函關不知元始真人
位玉局張卿第幾班

飛昇臺

鸞笙鳳管奏春風玉節金麾滿太空今日廣成成後
進不知何事戀崆峒

望僊臺

漢兵南下未央災魚服龍潛隧道開世外老翁何所
與君王空築望仙臺

禮斗臺

斗柄橫斜河漢微
輕風欲襲五銖衣
鈞天一派初收響
摘得金盤玉露歸

紫雲亭

日帝流光射後庭
紫雲千古尚名亭
還應獨飽陰符句
大赤天中一將星

自然庵

九轉神丹九已成
如何依舊馬明生
由來上界愁官府
散誕人間自在行

青羊澗

流沙西去失青牛
却坐青羊向益州
我效初平仍一叱
可能分作釣魚裘

鬼谷澗

押闔書同用不同
可甘王謝易僊宮
欲知幽谷原名鬼
六國游魂出此中

百花泉

密綠成帷紅作茵
僊家日月號長春
不須流出千般色
一種桃花也殢人

甘泉

清澄絕勝漢甘泉
一酌心魂自爽然
應是武皇探未

到不教僊觀表祈年

太乙池

淺碧泓停一鏡開探瓢欲酌更遲徊孤峰倒插青蓮
影疑是真人坐葉米

向侍御宗洛登玄嶽奉贈得二絕句

均陽秋色未成寒天柱峰頭雪欲殘君到浮雲應不
蔽于今日出是長安

其二

一笑君家向子平辭官五嶽問長生何如柱史元僊
骨上到天門便玉京

贈別梁舍人欽

留君且作片時閒紅藥清醑染客顏莫笑帥厨無可
供案頭長滿太和山

其二

名家舊業已三朝零落猶餘一鳳毛今日梁園誰讓
席不如金馬世堪逃舍人以貧欲乞王官故止之

寄歐楨伯助教

寄語青氈鄭廣文風流儒雅漢庭聞從它明主題三
絕一絕于今總讓君

丙子鄖臺偶題十絕

世經堂刻

蘇州山人精義卷之五十三
燕中車馬興闌干也戀青山也戀官今日真成雙舉
肘戟門山色四時看

其二

放了報申無一事雨晴迴照在東除天公乞得閒風
日恨少人間未見書

其三

漢庭求舊未堪論列鎮俱登八坐尊賴得鄖山深更
僻不教衰骨負秦鞵

其四

莫欺憔悴鬢蒼浪片帑能為百邑霜昨夜尚書米尺
一始知身是夜郎王

其五

兒童剪紙作元宵幾盞熒熒破寂寥點罷燈油千石
盡兩條紅燭導歸朝于節度點山燈一用油二千石
尋入中書

其六

四月榴花未上枝不須惆悵怨花遲牀頭白酒長教
熟也有誇他爛熳時

其七

眼底粗無攪意人要聞鄉信又愁論交游變故君休

卷之五十三
世經堂
十
惟老態參差漸到身

其八

周妻何肉不須疑一卷維摩靜自持
看到法門真不二從前綺語盡堪悲

其九

一枕騰騰夢帝鄉醒來依舊在鄖陽
它時縱許春明入夢處無多醒處長

其十

鼓吹喧闐祭戟新出誇前隊擁千人
無端謾取圖經讀此地元來是逐臣

一言至十言

題竹

娟娟斜日晚烟歌嶰谷泣湘川
榴雲室雨襟山帶泉
虛心受澤潤素節破霜堅
東南奕奕稱美寒暑草亭
自鮮籜坼龍鱗蜿白晝梢排鳳尾拂青天似風前掉
約霓裳舞羨雪後飄颻鶴氅僊
王氏觸目琅玕難比
秀謝家榮庭蘭玉敢爭妍
安得共此君一丘一壑裏
與爾聽秋聲萬仞青林顛

兩頭織織

兩頭織織梭鳴機半黑半白盤中
碁扁扁膊膊烏墜

栖磊磊落落一男兒

雜言五首

大言

鳥王翼覆須彌谷龍伯縉連巨鰲六九海捐波濯吾
足兜率宮庋不堪宿

小言

海沙濛濛散甌子標虱懸心中蓬矢檀槐接壤五千
里蠻觸交兵萬人死

難言

愚公移山衛填溟呼日東走岱西行秦皇採藥求上

昇傳節比義取公卿

易言

江流辭峽注清湘金溝堤旁種垂楊卽卽豔姬挑冶
郎長安金多結貂璫

危語

懸度山腰鐵絙靡惡風吹船入羅鬼前有窳獮後伏
虺孤臣握兵內慙毀

迴文

春游

綠草芳原平青山一帶晴玉鞭驕試馬珠彈惹蹄鶯

卷之三十一

曲奏低雲度杯深貯月明促歸傳鑰待游冶徧春城

別思

邊塞斷魂愁夜夜枕珊無夢托君思娟娟月晚留粧
鏡冉冉山秋入畫眉絃柱鴈飛鈿瑰澁劔文龍遠匣
星離篇成織錦和珠淚寫恨春風江上枝

靈巖晚步

關澗遞幽樹低雲薄斷鴻月殘生白小天遠入青空

閨怨

微力展運荷恩休緋金燦赫比王侯肥馬脂車走燕
幽輝光燦日溢道周翬翟孤翔偕不儔依依妾腸痛

紛繆飛花逐風委波涼揮淚涕咨怨深秋圍帶寬改

倏歲道稀星列漢垂簾鈎蟻啼哀蟬傳梧楸衣寒剪

澁玉指柔機鳴罷織乍燈收霏霏華露濕柔情微音

戀君幸君留非耶是耶君思愁圍香柔玉煖新綢薇

藿鳥足充脯羞饑往念飽誰悠悠歸我勗君思昔游

春游

瑯瀨春輶輶芳洲徧綠蘋摘花驚坐鳥飛絮惹游人

人名

渡江口阻風書事

孔涉在茲辰風江淹旅役楓袍秋郭丹月侵衰楊白

大陸雲蒼蒼金山濤間碧游魚石瀨響倦鳥辭張翼
天高澄清氣湛然明空色山僧來何晏鳴鐘會施食
藉談彼忻趣言偃江門石

書懷

少小負高適中林類偃蹇胡為國書徵王接亮非腆
自厭丘樊遲冀以閭閻顯慕藟相如卑栖吳武陵遠
疾雷被群植鄭蘭亦摧剪冉冉耕釣年計然嗟已晚

歸懷

二毛遂已侵日暮途胡廣由來歷落士項領何偃仰
青山簡容膝一丘遲歸鞅既謝玄豹姿將求仲長賞

咏落日

冉冉求濛汜蕭蕭映素梓朱雲黯猶射空江湛還綺
靜聞幽禽息瞥見高蟾起虛白林外偏垂楊素氛靡

春游

越羅敷紫陌飛燕時相偶好繫木蘭船春江芊眠柳
成趙歸思寓姓名一章

嗟予謝安枕榻來歷荒徼邊聲橫趙朔虜馬騰秋草
九塞張武軍三關羽書少疲禽息故林頽魚遵幽沼
日歸荒丘遲寒向戍樓早白楊興悲風石虎橫周道
千秋胡敢言生平當自保將陳乞骸章田間以終老

晨發真定懷歸有作用前體

震方望欲暈爛然明銀海天高湛霜氣大陸澄霞彩
方欣全趙勝更慚魏多壘衰謝混俗宜飛揚雄心改
伊昔蒙國書時維帝元載牧冀缺遠圖家吳起深悔
疲馬良念歸長林放麋在籌邊讓群又勤王濟真宰
挂冠亦由余何求復何待

離合

承乏淄青將發有懷故人寓郡望姓字

唱郢同聲人昌辭忽中咽旻影薄下春日垂虞淵轍
吳群若忌孤秀亡羊境紛列郎秩今再滿良友將平

別郡金緋雖被躬余懷日飄瞥詩韻成孤賞討論誰

為竭王天岳碣石兩人隔燕然雪竟爾驅車行音容

自茲絕元兼兼黃河流水聲馳天末秋風吹高原禾

黍夕烟滅美

十二屬

歸思

梁苑辭免畊商丘罷猪牧狗馬病未已龍蛇年可卜
世自饒虎冠吾寧蹈猴沐書鼠饑獵林昏雞倦栖木
牛羊下來否相從老空谷

八音

宮怨

金屋踈桐長信秋迷離屈戌片螢流石欄凝露芙蓉
冷紈扇辭颺彩鳳愁絲徵肉奏明月開閒庭徙倚淚
潛揩竹宮祠罷拳姬進桂權歌停掌伎來匏瓜笮乳
望織女箕斗無漿酒星苦土鼓長吞棄後聲冰簧自
咽愁中語革故迎新如轉丸故人善愁新善歡木難
元是千金買不作珊瑚一分看

五行十支

即事有感

銀河乙夜涼無轂此時缺月摧長庚江南愁霖水
瀾前北落日金縱橫是處乾坤淹漢甲何方戌巳却
胡兵辛壬未見玄圭錫庚癸空勞素書憶長安丙相
虛問喘丁傳門前馬如織君不見栢梁既火復建章
土木之使春相望

州名

散步郊野間即事有作

索處寡合并三益不我遲散步導廣隰江干饒奇致
流水青宛轉垂楊綠遙裔波風徐自發脩脩微涼至
古墓交長衢深樾起幽意荆棘日夜生能無雍門淚
充客奏鐘鼓爰居終不豫稻梁苟足謀纓弁非所冀

鳥名

閨怨 六朝體

羈棲鳩鵲妬鴛鴦。卧壁懸鷓鴣。損鷓鴣。借問碧鷄天外影。還入丹鳳夢中鄉。烏頭自白。君自客。鴈足空。素妾空房。妾邊比翼偏相惱。君處催歸。可自傷。輕鷁玉剪初分。匹啼鶻。銀筇暗成行。十二鸞釵。容續股。三五鶯閨。枉斷腸。頷燕崢嶸。依漢日。鬢鴉蕭颯。欲秋霜。愁似三山鵬海濶。精衛丸泥。正渺茫。

五平體

歲暮有感

江城饒奇寒。畸生微。惟悴丹青辭。柯條昆蟲司。其宮幽崖。栖玄霜。枯楊號天風。沈沈冰房魚。乳乳川途鴻。年齡時推移。乾坤吾何終。衰岐殊千端。茫然趨余躬。溫醜為醜顏。嗟哉須臾紅。寧如飯無生。群憂由來空。五仄體

晚步偶述

海國歲修晚。索處意不憚。飯罷一鼓腹。偶往若有得。積雪釀野態。古檜媚石色。稍稍究僻逕。忽忽任短屐。落日墮鳥背。一抹太宇碧。未許大阮慟。且共賜也息。列燭映散帙。啜爾更閱寂。曷不但飲酒。短髮日可摘。

數名

感懷在青州作

一壑違遂初謬干有司試二秦通閨籍執戟聊需次
三守尚書郎屏營虛吏議四選音符竹遂領東方騎
五子散中原幽懷誰予寄六奇內慚寡僂珪馬所覲
七發既未工安能令帝貴八翼衝天門疇為祈其翅
九辨哀屈生獨灑咸陽淚十載冠惠文徘徊能無愧
百折衝波間鋒鬯盡排墜千石俄已逾秋風發歸計
萬分竟何補寥落身後事

將軍名

即事

樓船出下瀨車騎屯新平隊鳶伏波道埋雪度遼營
祁連饒戰馬蒲類恣長鯨俯仰宇宙間飛檄正縱橫
空懷決勝笑前轍有餘驚

宮殿名

擬古

昭昭陽春色桃李吐華光流年若飛雪曷不日鼓簧
美人絕代姿行步蘭椒芳贈我合歡歌報以萬年觴
物候誠駘蕩為樂殊未央

又

九州山人稿卷之三
四候無長春七情無長樂零露及朝陽浮彩湏史鏢
方欣朱明啓閭闔風間作戀戀千金軀疇施萬年藥
含德以自滋逍遙於林薄

集句

懷李于鱗戲集李杜各一首

雙珠出海底飛在白雲端海月明可掇不為世人觀
長鯨正崔嵬為我揚波瀾一朝攀龍去獨宿天霜寒
掩淚出故房清晨起長歎酌鯉焚神魚問言誰與餐
方希煉金骨並乘雙飛鸞

右集李

長嘯宇宙間揚馬宜同時前輩復誰繼名家信有之
博采世上名得失寸心知李侯有佳句突過黃初詩
伊昔臨淄亭痛飲真吾師佳人絕代歌行酒雙逶迤
掌中琥珀鍾照耀珊瑚枝快意八九年浩蕩從此辭
終悲洛陽獄朱鳳日威蕤千載得鮑叔棄我忽若遺
飲酣視八極歲暮有餘悲

右集杜

舍弟有投贈之作叙致酸楚余不能復續漫集
杜句酬之凡十韻

春色生烽燧關山信月輪 帝鄉愁緒外梁獄上書

辰社稷纏妖氣生涯脫要津艱難隨老母寂寞向時
人年事推兄忝門庭畏客頻要聞除豨豸獨泣向麒麟
磨滅餘篇翰飄零且釣緡百年歌自苦一字買堪
貧耕鑿安時論泥塗任此身今秋天地在懷舊血沾
巾

自青州發明卿書有懷

有客乘舸自忠州語不驚人死不休念我能書數字
至悲君已是十年流可憐懷抱向人盡一辱泥途遂
晚收跨馬出郊時極目春風回首仲宣樓

嘲俗子

鄉里兒童項領成客至從噴不出迎安得壯士擲天
外吾與汝曹俱眼明

戲集唐句示子念

長安城中足年少論交豈必皆同調前門長揖後門
關當面輸心背面笑薄俗嗟嗟難重陳萬事翻覆如
浮雲欲向何門覓珠履令人常憶平原君

彭城道中夜得上谷王中丞遺余成製錦裘不
知余尚未御此服也走筆集古詩句為謝

朔風吹塵暗河縣長夜漫漫何時旦鄉里小兒狐白
裘美人贈我錦繡段五陵衣馬自輕肥楚人四時皆

麻衣報君一語君應笑恨不相逢未嫁時

懷肖甫鴻臚將之留都集唐句候之漢中

青山歷歷水悠悠一任斜陽伴客愁更把玉鞭雲外
指計程今日到梁州

其二

紅葉青山水急流思君不見下渝州明年此夕游何
處謝眺青山李白樓

古意集古句

年時二七猶未笄芙蓉如面柳如眉十五嫁為盧家
婦暗開脂粉弄花枝兒家夫婿多輕薄妾心無趣坐

傷離紅綻櫻桃含白雪為君起唱長相思不知貧賤
令人老慎莫富貴忘我為

聯句

春夜順甫子與見過

上苑春將盡虛堂夜未央裳過頻先緩帶歡至促飛

觴世貞舊侶仍蘭署新詩自栢梁中行群猜吾敢惜

萬事爾俱忘裳近眼難禁醉看人且鬪狂世貞哀絃

任楚袖短笛據胡牀中行傳菜青浮甲調酥玉縷粧

博喧臬扼雉琴語鳳酌凰世貞慘淡梁園月網緼漢

殿香裳且饒宮漏永騎馬破蒼茫世貞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詞九十三首

望江南 夢故鄉作

無箇事相枕睡初酣青織晚潮縈似帶碧攢春樹小
於簷邊莫是江南

又 即事

歌起處斜日半江紅柔綠篙添毒子雨淡黃衫耐藕
絲風家在五湖東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四

神州山人稿卷之五十四

世經堂刻

又 思家

回首處薄葉太湖千半艇春洲蘆筍綠一樓風雨杏花寒此景放誰看

又 書所見

春睡足釵玉自欹斜立傍鏡臺還脈脈枕痕纖甲印
飛花來試雨前茶

又 病後戲作

閒囑病慎莫忌多才夜雨鬆它溫錦帶霜天負我軟
金杯怕汝又安排

又 有感

無限事斷送在長安只見前人前事好後人誰道後
人難青史不勝寒

又 晚步

隨意步芒屨破蒼苔半壁雨收殘日去滿江風送晚
潮來此景亦悠哉

如夢令 秋思

殘月碧梧金井屈成繡霜初冷徙倚不成眠紅淚一
雙珠迸孤影孤影長自伴人宵永

又 偶題

韋杜去天尺五日炙錦薦紅腐占盡洛陽春不放東

君做主何處何處歸夢一篆烟雨

又感懷

剛是子規催去又被鷓鴣留住行不得哥哥烟雨江南何處難據難據央箇醉鄉為主

生查子 離恨

頻餘翡翠簪漸緩鴛鴦帶十二鑄愁鑪百煉芳年改
○人是此生人債是前生債精衛一丸泥空去填東海

長相思 閨怨

風滿陂雨滿陂雨雨風風無盡時孤帆天外遲○鶯
兒飛燕兒飛燕燕鶯鶯雙翅低愁他掠翠幃

又閒情

東陌頭西陌頭陌上香塵粘碧油見花花自羞○南
高峰北高峰兩處峰高愁殺儂行雲無定蹤

浣溪沙 江南詞

一夜春波釀作藍晚乘柔葉綠髮鬢鬢十五太驕
憨○織就雙魚成比目偷將百草闔宜男更無心緒
餵春蠶

又春悶

窗外閒絲自在游隔花山鳥弄鞦韆一庭芳草怨清

幽○權把束書鈞午夢起沾村酒潑春愁放教殘日
過牆頭

又 閨思

金博山頭半吐烟玉凌波底未舒蓮韶光悄悄恨綿
綿○柔似女蠶春再浴困如人柳日三眠細箋心語
襯胸前

又

立春日病中作今
歲逢閏首尾兩春

栢葉金花自趣人青絲白玉未沾脣半牀衾冷半殘
身○幾度黃楊猶厄閨一年衰草再逢春東風為我
太慇勤

詞金門 落花

風漸陡排比餞花春酒憔悴一枝紅欲皺問花花戀
否○寂寞乍長清晝無計與他拖逗猶勝銷魂人去
後折來還在手

菩薩蠻

春游

長干陌上無相識一尊偏領春山色黃鳥轉青枝啣
花墮接籬○不須愁遠道醉即眠芳草何處酒家胡
文君正倚鑪

又

太白樓作

高樓百尺攀星漢東秦十二誇雄觀野曠覺天低天

迴海樹齊○誰教狂李白獨起千秋色而我亦歌呼
乾坤一酒徒

又 迴文

白楊長映孤山碧碧山孤映長楊白春暮別傷人人
傷別暮春○鴈歸迷塞遠遠塞迷歸鴈樓倚獨深愁
愁深獨倚樓

又

斷風依約愁砧亂砧依約愁風斷無語對燈孤孤
燈對語無○冷香留去影影去留香冷思後夢來期
期來夢後思

減字木蘭花

楊花亂起搖蕩春光千萬里無限長條牽惹行人東
陌橋○楊花落盡也有暮鴉來借問且管生前身後
浮萍最可憐

又

楊花無語昨夜月明今夜雨斜拂征鞍不問行人便
折看○楊花且住山鳥不啼春已暮試上章臺唯有
東風依舊來

眼兒媚 春愁

青草茸茸正芳柔倩雨釀春愁問愁幾許剛來一寸

眼底眉頭○少年無限人間事拋擲向東流而今只
辦三杯軟飽塗抹窮秋

醜奴兒令 題畫

洞庭楓落胭脂冷蠹尾香鈎舴艋輕舟一任霜風自
在浮○綠蓑衣底寒雲膩蒲底槎頭缸面新醞縱有
秋聲不起愁

又 春情

落英堆砌無人管幾點鴛鴦紅偷入簾櫳要與多情訴
晚風○鴛鴦被冷驚春睡羞把菱銅蹙損眉峰不為
風狂也似儂

更漏子

楚天低雲葉瑩飛過畫樓還凝蘭口蹙雪牙攢一聲
春月寒○燈才瑩香初燼又被子規催緊最是你柰
何人臨岐波眼頻

阮郎歸

畫樓初見柳邊來相逢青眼開六么檀句軟金杯飛
花小令催○從別後思難排柴門依舊苔起接紅萱
獨徘徊新詞憑夢裁

甘草子 四時

春暮密打窓紗陣陣梨花雨鞦韆匣送燕脂綺袖調鸚

鷓鴣○輕暖軟寒相剝剝故不痒不疼心緒倩得張郎
畫眉嬾任子規淒楚

又

長夏懶約釵鈿腕素偏幽雅越亭水精涼楚簟玻璃
砒○如醉如醒朦朧者忽小彈花陰墻下怕是蕭郎
故相惹去問他真假

又

秋半密約剛逢天上菱花滿掩面扇紈輕可體衫羅
縵○丟抹腰紅勾雙腕咲指那嫦娥無伴竊樂欺郎
行偏短守廣寒空館

畫玉澁鴉寒落照看看准別館閉徧兒為侍郎來
穩○暈月旋收霜仍緊怕去路香踪還認百計淒皇
為他隱履藍鋪粧粉

朝中措病起飲酒

是誰嫌我酒間過唆得病來磨無耐業緣尚在清尊
又倚清歌○高陽舊侶頻頻相勸不飲如何屈指乾
坤佳事鑪頭領取偏多

少年游病後

朝來風面太嶙峋逢着怕他嗔
豕烟磨冷束書挨破

無計放吾顰○故園兵火何時斷歸夢碧山貧病骨
難低酒腸新窄羞見意中人

又愁

萬群哀鴈破蒼茫無語立斜陽遠山幾點高城千堞
縱是向昏黃○欲將杯酒和情鬪情至酒先降剽掠
腰圍揆扶心淚釀作髮毛霜

又戲贈奕者李生

未轉頭時是夢此心安處為家一枰敲作冷生涯管
甚三冬九夏○脚底東西自在人情厚薄由它杯盤
隨分有此此且向花前醉也

怨王孫 春病

無柰春去弄晴弄雨釀綠滴紅嫩寒柔暑離外誰展
新溪乳鳩啼○五陵油碧斜陽外輪聲脆幾點平蕪
碎獨餘病骨依舊掩却簾櫳怕東風

又寄思

愁似中酒難禁厮守織雨黏雲困花酣柳猛見雙雀
金翹暗魂消○那人偏自沾情緒丟不去只傍眉峰
住倩他夢裡相會無那嬌鶯兩三聲

鷓鴣天 書懷

中酒朝來仗酒醫愛花身老妬花飛扶持白髮無長

計點染朱顏有片時○悲落魄嘆支離世情原與世人宜青山不用金錢買只礙當頭一小兒

又寄懷

峭雨零霜舶棹歸玉顏初醒帶寬垂閣殘吳苑千金嘆低損成都十樣眉○能幾日又分離別來疑夢復疑非莫將心向天公語天上雙星會幾時

又漁舟

蘋末風吹舴艋舟盪寒村酒兩三甌蔚藍天起魚鱗皴罨畫溪穿燕尾流○無一事不知愁綠蓑衣墊卧船頭相逢莫詫無魚賣自是平生用直鉤

尤子求畫玉洞桃花萬樹春為南屏伯子壽余

寓詞鷓鴣天以題昔東方曼倩偷此桃三度王

母當喚為小兒伯子方六十寧不為徐氏之雛

也雖然令仲子讀之當復自嘆第二雛矣

度索山頭根未枯天台移作美人妝霏微映水霞千

片旖旎含風錦萬株○穿屈戌點屠蘇千年結子解

偷無若教王母而今見喚作徐卿第一雛

木蘭花

是誰約勒東君去枝上曉聲寒杜宇柔綠猶能抵死留妖紅不解逡巡住○灞陵一陣飄香雨宛轉玉駘

舟山入稿卷之五十四
九世經堂
蹄下土記他含蓋拆苞時總有千金無贖處

又秋思一名玉樓春

金堂鳳蟄勻紅淚簾外一鈎霜滿地鴛鴦被冷不成
眠兩點瞳人剪秋水○千迴萬結心頭事熨貼相思
裁兩字不須支枕盱天明十二時愁從此始

虞美人 別思

摩訶池上金絲柳慣愛纖纖手折來將表片時心記
取淺黃柔綠淚痕深○博山香細銀燈吐乍識黃昏
雨嬌花欲展半萼紅錯道褪殘春事罵東風

又寄懷

浮萍只待楊花去况更廉纖雨鴨頭虛染最長條
造離亭清淚幾時消○珊瑚翠色新豐酒解醉愁人
否薄寒攏送汝南鷄偏向碧紗厨畔醒時啼

南鄉子 怨歡

薄行總難熬剛把黃昏醉玉簫妾似鳳凰橋下月空
撈郎似初三十八潮○猛見舊紋綃幾點飛紅暈翠
濤點起那籌和淚滴心苗火片真情冷地消

踏莎行

玉琢娉婷津含旖旎青絲細綰雙鴛尾當時一寸暗
同心臨岐總結秋波內○鴈返吳楓魚游淮汜那堪

舟山入稿卷之五十四
九世經堂

山嶽倉皇起便尋桃葉到天台教予懶向空林醉

漁家傲

細雨輕烟裝小暝重衾不耐春寒橫裊畫博山孤篆
影閒自省天涯有箇人同病○十二巫峰圍畫永黃
鶯可喚梨花醒兩點芳波指不定臨晚鏡真珠簌簌
胭脂冷

蘇幕遮

病中夜坐聞隔
席歡笑有感

翠鑪烟紅燭雨雨底銅壺滴到難捱處欲作新詩心
自語身入中年怕作關情句○酒如油花似霧談笑
風流一霎拋人去病與窮愁相伴住殘照天公殘日
休如許

青玉案

閨怨

鴨頭波軟濃於耐風起處青初皺乳燕雙雙簾幙透
梨花未雪綠楊猶絮蠶飽桑陰瘦○無端釀出清明
候忽憶城南乍分手十二雕欄寒更陡踏青人遠闌
茶時近滋味如中酒

臨江仙

癸丑元日醉題

撥乳醅酥新綠泛金花巧勝初裁東風殢雨印泥苔
臘隨殘漏盡春逐燒痕來○昨歲貪杯今歲病病時
依舊貪杯欲填新令雪兒排小園梅未吐先報一枝

開

又詹簿兄遺
子鵞鱗魚

有客青州常從事雨中相對留連吾兄折簡赤鬚傳
鵞兒黃似酒鱗鼻大如船○故國風光俱入眼眼中
偏愛偏憐欲因彈缺問當年先生何所有首霜滿新
盤

又

遲日三眠渾似柳起來徐步閑庭中年風物易關情
不知因箇甚撩亂沒支撐○我咲殘花花笑我此時
憔悴休爭來年春到便分明五原無限綠難染髮千

董

又封太史韓
女蘭壽

多少神僊官府在少無拘束仙官此翁仙福漸來完
庭前饒玉樹海上有青鸞○為問青鸞消息地一韓
曾使三韓安期特底與傳言如瓜雙火棗捧日一金
丹

一剪梅登道場山望何山作

小籃輿踏道場山坐裏青山望裡青山漸看紅日欲
銜山湖上青山湖底青山○一彎斜抹是何山道是
何山又問何山姓何高士住何山除却何山更有何

山

天仙子 酷暑

萬疊火雲堆落照一林青山連晚燒不教蘋帶吐微
颺天轉峭星仍鬧長安炙就紅鑪小○枝上忽聞蟬
語噪為問西風何日到男兒失足墮京塵炎也噪涼
也噪不如銷夏灣中好

何滿子 春郊獨行

卯色遙垂別浦魚鱗淺甃平沙小拂東風無甚力悠
揚自在楊花輕暖輕寒天氣半村半郭人家○碧
蓮花露酒香分穀雨前茶呼取自斟還自勸

汝歌斜返照一行歸騎隔林幾點殘鴉

滿路花 初春游目即事

穿芽徑字青壓水冰文綠山城初雪罷添粧束誰家
獵騎揉碎千岬玉貂裘斜半揭馬尾梢生問人何處
堪宿○青帘高寫美酒新豐熟春光偏占早花如簇
珠簾十二處處調竹夜闌金縷曲唱道明朝扶頭
依舊醺醺

水調歌頭 上巳日清明

三月又三日上巳復清明問君幾許高興兒女隊中
行數點洗塵芳雨一暎養花天氣信馬出郊垆年少

蘇州人高... 卷之五十四

五陵子金彈惹流鶯○過油壁低粉面按銀箏管絃
絲竹何限應自勝蘭亭共酌幾杯春醕也挿一枝楊
柳歸袖任縱橫聽取九門鑰隱隱下西清

又

記丁未清明為上巳予與同人出游西郭杯
酒落魄頗諧幽興遂成水調歌頭一闕今為
庚申十又四年矣復遇上巳前一日清明偶
與張郎及一二兄弟信步舊游雖風景不殊
而憔悴非昔幽憂惹結徒增悽愴因復按前
調遂成一詞并書遺張及一二兄弟庶有和
者消予磊塊哉

遲日捲殘雪蒲柳弄新晴滿城兒稚謹咲為我報清
明花破青樓冶女草媚上闌游騎金粉出輜輶幾處
上墳返香淚濕盈盈○對新景追往事歎飄零十年
回首一夢今日負平生依舊禁烟時月也簾來朝脩
禊憔悴不勝情滿眼夕陽色都在漢宮城

洞僊歌傷亂

金錢磨破難逐江南信巴得書來更添悶道姑蘇臺
畔留却幾叢麋鹿草約畧秋風又盡○向時佳麗地
結綺臨春醞釀韶華付寒燼便長洲陌上有日言歸

家已破廢井荒烟無準剩幾箇遺民怕都來不是舊
時人向誰尋問

鳳凰臺上憶吹簫 愁

經雨斜陽壓雲西嶺冉冉欲墮還浮漸譙樓三點喚
起千愁與醉平分此夜猛地裏醉去難留紗窓上微
風撼醒揩拭雙眸○悠悠殢人住也千百處攢心幾
處堪休似粘天衰草敗浪殘舟悔殺太平風景等閒
過拋擲東流尋思遍何年向人覓換眉頭

桂枝香

懋賢兄於予為先姑子同奔急難俄爾告歸

黯然問別

東風一騎幾日發長安欲留無計猛見柔黃嫩綠壓
冰成水青山處處青螺小隱孤村夕陽鴉背那時離
別除非醉後不教愁死○記歲暮停橈淮汜急難甥
舅窮途兄弟雨妬霜驕了却半生滋味臨歧不盡心
頭事怯鄉愁難更提起渭城人酒點點滴滴渭陽人
淚

法曲獻仙音 題雙湖卷 贈周君壽

剌水分江柳堤梅堦屬玉聯拳鳴喚浸玉瀆珠釣童
浣女芙蓉並頭凌亂看皓月金波散俱涵一輪滿○

水晶館問東君酒卮無恙長日裡蘭舫繡颿相綰掩
映翠琉璃似佳人一對纖眼碧漱紅酣滾東西止隔
花岸待年年歲歲倒着接羅還健

鵲橋仙七夕

冰盤薦巧珠簾堆瑩半捲生綃光綴嫦娥妬眼便西
沈又早倩羲和催轡○多情瑞鵲填橋度我何不晚
來迴避但教二萬六千年也不弱人間百歲

百字令

青州閱武偶成

竹符銅虎是何人管領東方千騎畫戟調戈霜萬疊
獨讓夢夢塵尾壁月辭索蓮花離匣馬足寒飈起雷
奔電擊一麾波靜如洗○屈指斧鉞行邊樓船橫

濟甚人間事塗抹支吾天地老眼底英雄而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自是真男子嚮微管仲吾其被髮人
矣

又

王明佐別創新詞數闋見示流麗清圓殊富
風人之致僕素拙於調未敢效顰聊據古大
江一章為贈辭既不工更慚作者獨記區區
傾倒於王至耳

柳驕花橫未全受眼底封姨拘束不為章臺春做主

為有王維新曲翡翠簾垂鬱輪袍就字字敲金玉櫻
桃微綻一聲扶醒紅綠○堪羨鳳縷瑤箏鸞鶴牙版
羯鼓催相逐換羽移商才不盡那怕周郎回矚和雪
人稀奏黃絃斷昨夜東皇惡罰教塵世白頭長自空
谷

滿庭芳 春夜不寐

尖側東風迷離烟雨只解排比黃昏一燈清映炯炯
淚珠痕薰盡銅鑪香地相思被熨帖難溫那堪更穿
花玉漏點點出長門○無端千萬種新愁舊事來往
紛紛總成就天涯一病身推得鄰鷄報也權撒下幾
件銷魂還禁架楊花燕子遲日悄庭閣

又

碧嶼遙攢綠波新剪淡月微暈梨花薄羅香袖十指
秀瓊芽任不寒暄半語背人處猶自憐他那堪更朱
唇皓齒錦字走龍蛇○瞥然還暫去司空見慣老子
難捱強將來對盞眉語交加怕被傍人看殺洛城裏
難坐羊車臨岐約幕離過訪休許露此此

又 登道場山作

一雨催涼千岬吐秀萬壑爭效潺湲暫停籃筍携杖
翠微間點點龍鱗玉砌瓦堪憐處屐齒敲煙朱欄外粘

天萬頃七十二峰間○呼尊諱更有松飈鳳吹雲岫
鷓鬢又誰送黃鸝巧唱綿蠻漫問何山最好爭應道
還有何山能移興新晴月色飛步上孱顏傍有何山亦佳

又閏六月初七夜戲為天孫賦此

玉露初零金飈微送銀浦垂靜還波七襄人倦織手
擲魚梭記得年時此夜雙星聚樂事還多生綃底天
鷄唱醒低語別牛哥○黃昏腸斷處無情烏鵲忘却
填河漸轉低瑤斗蹙損青蛾方悟朱明宰閨排年月
限殺羲和常記取人間天上要好便多磨

夏初臨苦熱簡王參軍

燕訴餘愁蟬鳴新怨千峻萬弄斜陽斗大書齋無端
夏日偏長碧紗單推流光覩殘榴褪盡紅粧孤松猶
瘦清陰正稀難據胡床○常時河朔避暑傳觴醉鄉
天遠歸路倉皇隱囊紗帽故人別號清涼但過何妨
對彈碁散帙焚香逗踈狂高歌羽聲片片飛霜

雙雙燕

俞仲蔚有畫眉養之二十年竟以老死仲蔚
不忍散帷埋之花下余為詞弔之

廿年恩養念暖幌雕籠一時勾了低聲軟語泣別殢
情京兆無柰春山頓老况冷斷如簧雅調辭君豈為

無魚歎汝難同凡鳥○驚起鉤簾淺照見嫵月初生
似他波俏飄黃摧粉總博綠愁紅躁誰破芸牕乍曉
怎忘得雙鸞織妙知否御愛開元鸚鵡暮傍新旒

滿江紅

五嶽先生天原付一雙高殺端只為幾篇詩句漏伊
消息空自挂冠神武外依然乞食銅駝陌記玉鞭環
珮夜朝天空陳迹○青鬃在還垂白血淚灑都成碧
歎帝城宮樹夕陽秋色明日酬他遷謫限西風戰盡
英雄策喚白雲隨我共歸來人方識

又題高宗賜岳武穆詔後次文徵仲待詔

御墨淋漓到飛字百身難贖彈指罷遺黎夢斷舊都
淪覆十二金牌承相詔風波片紙君王獄恨匈奴巧
放兩人歸乾坤蹙○翹首地青衣辱回馬地朱仙哭
咲大江東去一龜茲足北面生看臣構在南枝死望
中原復痛他年降表出臯亭鷓夷目

春雲怨 飲酒

風儻雨慙漸柳眠無力花如中酒睡怯象牙寒悄幽
夢幾回渾不就燕搗華絃鶯調清管細譜新詞杜鵑
噉行路方難歸期無據愁與悶相守○芳醪點出天
公手解翻寒作暖攏辰成酉枕畔華胥暫拖逗青眼

滕隴一任長門送來銀漏未舉尊前乍停杯後半刻
也堪白首

玉蝴蝶 擬豔

記得秋娘家住臯橋西
弄疎柳藏鴉翠袖初翻金縷
鉤月暈紅牙啓朱唇含風桂子
喚殘醉微雨梨花最
堪誇玉纖親自濃點新茶
○嗟呀顛風妬雨落英千
片斷送年華海角山尖不應飄向那人家惹新愁高
樓燕子賺人淚芳草天涯況潯陽偶然江上一曲琵琶

解語花 題美人捧茶

中冷乍汲穀雨初收寶鼎松聲細柳腰嬌倚薰籠畔
鬪把碧旗碾試蘭芽玉蕊勾引出清風一縷顰翠蛾
斜捧金甌暗送春山意○微裊露鬢雲髻瑞龍涎猶
自沾戀纖指流鶯新脆低低道卯酒可醒還起雙鬟
小婢越顯得那人清麗臨飲時須索先嘗添取櫻桃
味

又題美人捧餠

檀槽細壓紫溜冷冷滴碎珠千斛鸛鷀初贖誰揩醒
卓女遠山黛綠朱櫻小蹙風裊處山香幾曲捧屈卮
徐露春芽一樣纖纖玉○何事錦圍翠簇只枝頭一

點買斷金谷靈犀輕嚼微酣後記取夜來題目醜髮
趁逐扶俺向碧紗厨宿誇醉鄉還傍溫柔此際平生
足

賀新郎 謝未履善惠酒

春意歸風雨到如今緩紅舒翠一番重起况更索居
無一事鎮日琴書而已待醉也如何得醉多謝白衣
能遠致把葛巾忙却科頭倚胸磊塊故應洗○瓊膏
慢入清尊細似當年掌分莖露雪消春水欲折筒荷
充泛駕憑借麴生為馭直引到華胥路裏遮莫歸來
問名姓道清真袁粲頗為主天下事任公耳

又 謝汝欽姪惠酒

酒債尋常有閉閒門落花芳晝獨吟搔首可恠袁君
相贈後鎮日唯尋綠友到驕惹傳杯之手從事督郵
何足較但醉鄉別業吾能受君不見洗愁帚○清狂
阮籍天應厚醉醒時漫開青眼阿咸為壽猶有焦生
風格舊試問無功知否待徙倚臨風頻嗅曲沼游魚
堪投饌况隔簾歌鳥來行酒洗盞罷酌楊柳

多麗

晚春雪後即景

醉飛瓊惱亂瑤池清宴吉玲瓏鳳釵敲碎蕩成滿地
飄霰送天桃武陵幾樹伴梨花杜曲千片妬我春衫

粧他寒食乍驚蜂蝶又猜鶯燕五陵畔雜和烟雨寶
馬踏青轉樊樓上銀箏細炙紅鑪重暖○怯寒色條
朶小嬾幕離輕護嬌面展纖彎一雙蓮瓣屐齒香泥
粉痕淺冷落流光萋迷餘景東風無計玉山軟天公
老被伊瞞過紅日幾時見空檐閣無主野芳滿目愁
怨

怨朱絃

和王明佐新聲慰其不遇名曰怨朱絃

譜朱絃一片秋聲萬壑松濤銀漢初傾挾徧侯門沈
深似海雕欄十二嬌鶯流蘇帳底小按銀箏亞亞軋

軋嚶嚶罵書生煞橫捻冷裝酸攪破春情我道高山
流水渠道香雲暖兩兩語難憑怎能勾師涓老子證
箇分明○酒人哉匕首荆卿宋意悲歌高漸沾纓應
徵飛霜倚天雌霓長河倒瀉珠繩葡萄尚暖蝴蝶猶
縈隄彼杜宇啼醒道不如歸去歸去來子任汝縱橫
魚為洞庭清樂鳳為蘇門長嘯飛躍爭聽何須借天
公兩耳枉施瑤京

小諾臯

偶有所感信筆為長短句一首第以新名不
足繩墨曰小諾臯盖取酉陽生之旨云耳

闔闔以前乾坤之外到了不堪窮際儘追求儘教胡
突依形附氣何處小兒謔語羞殺井蛙蛭蟻說甚麼
出世住世治世黃面瞿曇青牛老子更有那我家司
寇伎倆一般而已賺人處還在此○稷下萬言河間
千卷畢竟沒些巴鼻莫輕容古人瞞過常談俗事粧
點幾張故紙無柰藏頭露尾不採他上計中計下計
濁酒三杯清琴一几別饒借淡風微月受用剩山殘
水五更事休辦取

詞餘

折桂令

問先生酒後如何潦倒模糊偃蹇婆娑枕底烟霞杖
頭日月門外風波儘呈都眼睚瞧破仗青天信脚胡
過好也由他反也由他便做公卿當甚么麼

又

問先生不飲何如一點篝燈數卷殘書冷却扁舟悶
他五柳淡殺三閭太行路都來胸腹帝京塵滿上頭
顛睡也憂虞醒也憂虞不得酩酊怎便糊塗

塞鴻秋

月昏昏罷轉霓裳隊漏沉沉忽呀銅龍閉冷清清暗
滴梨花淚懶不不繡出鴛鴦翅流蘇七寶圍破玉千

金賜猛追尋認作前生事

水仙子歸思

日輪莫住下坡車風伯吹開障眼花天公放下車身
教猛回頭都弄咱告蜂王且散昏衙爭劉項攤場戲
要走儀秦兒童闢譚談周孔故帑生涯

又丙辰偶成

蚩尤遍插五方旗鬢鬢平添八面威於菟長出漫天
翅罵張翁都是你攪乾坤任意胡為老龍呵睡眠多
日螃蟹呵橫行幾時神龜呵曳尾塗泥

畫眉序春怨

絲雨殢東風點透流蘇問殘夢道衾兒閒半冷暖誰
同紅將鴛鴦轉簧鶯百欲散收回么鳳倩他新織雙
魚帶爭信我玉減腰鬆

前腔秋怨

纖玉上鰕鬚起喚銀鈎挂秋樹恨龍沙天遠鴈足無
書銅壺冷淚滴清鉛金剪溢脂薦紅絮濃霜斷角遼
陽道知他夢裡何如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首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
為讞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閱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
重者揆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
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
事遷者引出就新職廼新甫自若蓋尚書倚之左右



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
郎見其文文所繇大抵遷因而時時飭以已意高渺
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為老於
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沒微言耿申韓之徒務于
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
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
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
之新甫無習儷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
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
之外者也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
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
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粵地也其西距
中國萬里而遙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茲職者居為
予言地多山荒僻箐瘴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挾
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遁去稍與語史
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為欺我蓋其時云爾今
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內䟽濶不閉阻深闇
智得耀於光明椎編而魑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馭而
勉為文其頴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
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昔子厚為

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蕪錢穀獄案牘之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為子厚者勉之哉

送袁履善郎中審錄廣西序

廣以西故桂林諸郡地先時君長以百數其治人人意行法亡論重輕云最後稍服屬中國然遠者取羈縻而已所治即重於司敗亡當即當司敗辟或取一言驛之而其民亦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至禦仇殺時習見桴鼓顧大要乃在椎朴少別生死已爾非故挾詐奸文法陽畏而陰甘之也明興

高皇帝使廖將軍下蒼梧令為弁髻履跣訓侏僂使從經生言廓培底於列聖雖田峻游女咸思慕禮讓則於道而甚或頑怙弗喻者微以法整一之於是法突然著夷中亡大異內地嗚呼休哉今天子緣先帝好生德五載輒興思諭於秋官大司寇若曰外郡國守相得亡愛精刻名益情而企罪乎民得亡蠹愚觸於網乎得亡疑似跡可入乎夫耳目之不逮而

任之一牘。至或盡數命。何易也。大司寇以期請。遣使按洗諸道獄。而又復緣推。上旨劄使所宜遣。曰內地獄繁簡殊。其狀類也。又勢或得達上。至荒服千萬里外。吏間意行之。如昔所謂。雖欲上達。其勢亡繇也。固必得明練忠厚。析於變而周於志者。往廼議。袁子之廣西。袁子初筮主事。年甚少。數更起大獄。佐其長剖析平亭。或頌不冤。三載論囚。還進郎中。曹有異獄。號枉。而或多所牽畏。再更案弗究。獨一二語出之。衆欣然謂袁子當稱是。亡愧。袁子亦欣然意得也。退揖予曰。不穀茲知道於戾哉。日淮陽之後奉。上命以冬月待報論。尤著者。固不敢淫逞其志。猶致死也。乃今致生之。夫愛袁子者。不以殊遠。及瘴慮乎。子陸行數月。踰嶺。其箐棘蒙翳。重累岡阜。若斷若窮。跡其幽而纖。芟介草。出於刈跡。燒痕者。生意固油然具也。山之氓鳥言而腥食。蓬行而阱陷。甚憫惻焉。為吏所漁織罪犯。文款而飾怨者。梏拳圜土中。咸加額望。天子使一鳴訴其抑。子務得情。尚寬大哉。俾頌明加德遠人。際造化所及。永永無間。則子之行和風。噓而甘雨。沐也。瘴將無自披乎。袁子拜曰。命之矣。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

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教令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糜縣官帑即代滿索靡不巍然高也居恒詫上私人即三尺無柰我何而公既相緣天子意乘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固屬視閣臣自公相絕不復敢希請公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指屈待發也非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覩頰首服哉公子姓鮮乞匄恩澤而上殊念之一日召

其子有功有功稚而髫也授中書舍人公汝進舍人為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離事矣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牘冗未竟耶天夫司柄者何異乃為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屈其坐客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挾先人遺脂車乘鬪雞走狗為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上以尚寶事簡於秩號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勛爾即必取吏職裁之而孽之罪何以有辭於逝者永嘉公相十歲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歿僅以身葬亡遺費至有功從其富人貸息佐酒費爾

名伯之詩蔽蒂甘棠勿剪勿伐愛其久至惜其植永
嘉公肉未寒又何屑屑所推有功也且謂有功使酒
難近如灌夫夫有功非誠能使酒難近如灌夫者當
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氣間
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
功去者難予永嘉公誠名卿然借上逆折苦朝士士
氣奪至今冤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
公肯已之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
勝公公幸勝矣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詔
獄廷訊非自公相始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泊氓畷卒

成不復見貂而璫者翼其尤者少具一安枕朝士洋洋
過殿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為恭敬亡
他於乎誰力耶彼獨不覩二正朝事爾當疏上執政
為有功意憤然謀具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
子既以辱先太師茲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
鮮因心衡慮罪狀誠有之出為卑小官當也乃止有
功亦識慮過人遠夫士君子能為此言何黜也予茲
何以贈有功齏治淮淮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為軍興
故實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為國脩
壩盡其積然茲非尚寶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

角州山人集卷之五十五
廿一
廿一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五
執簿書繩之亦誰為若恚且惜矣有功盍勉奮焉毋
使交好如予輩稱隴西李氏隳其家聲其有以廉永
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子則何較焉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往赫然怒虜也詔誅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
軍之興當罪罪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
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恩計亡出於是大司農
日夜騎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
日夜相講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而利實寡
時御史臣仁言募民入粟數千碩者予武階至三等

三興一作興之為

舉年作舉

金吾緹騎得遷帥畢當戍繇多大富俠民非久輒跳
去僅跡罰爾度令情稍輕得上貲免其重者自若而
他竄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鈎校
之歲益縣官芻輓費十二三天子方坐西齋宮覽
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
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
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廬舍鬻妻稚以償
未足也督賦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
而詭出名迫之是不顛頓經溝壑且將遁從潢池中
博一生此何利哉御史廼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

沮格他語或多戇而大司農挾奇人也陽驚為上言
御史家江南嘗為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
應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家耶
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人
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
為巧中軋已而遂開人主疑端否關言者路不亦大
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
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即無論諸軍食自宮第內外百
司府孰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墾悉地力致
之國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喉領
氣所緣而弗絕者也一旦遂決盡其脉何謬盪若此
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
也亦非不為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觀其利御
史觀其害夫利卒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
農者則是為大司農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
御史僅負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問黨朋友然
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
恠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為
民一致福令雖小卑於永安豈直言福之手予可無
慮矣予可無慮矣

贈劉朝宗之瑞安令序

今瑞安令劉君時時為予言其先高大父文恭公也。景帝時，太子故未廢，而上自有子，雅欲有所置，革師臣啖籛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因以覬幸，恩澤咸奏，書請正所生子。上閱諸曹牘，獨亡太學師生名也。時文恭公實祭酒，太學師云：「止不言，然賞亦絕不復及太學。」久之，而鄉人楊尚書翥來朝謁，上館文恭公尚書。上故嘗從受經，恩禮異從容，謂先生：「朕欲益置相，鮮當意者，亦為思之乎。」尚書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少知與以目中。」

見亡踰劉者，尚書出亦不以語。文恭公館之自如也。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間泄其語，公知自愧，責曰：「館楊公為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乃引疾而上，亦坐舊銜，故罷不相。予嚮則已，熟文恭公事。至瑞安，令言問知為其曾孫，而益有慨也。嗟夫！劉公所謂介素恬穆，無奸於時者也。乃至違眾守，是不折奇禍，不撻危議，即傳記所稱社稷臣，何以加焉。公僅不為相，相以尊爾，而至今吳中稱賢大夫，必推文恭公。其諸子孫廷尉、太常侍、御舍人，冠裳挂朝籍，亡慮十餘輩，皆食公不竟之報，以顯其究，指得失多寡，何大懸。」

殊哉然予則又知今瑞安令之賢也其高大父寔風
之矣前是瑞安令明經舉進士行亡害分當從郎秩
而令為進士則已馴謹信厚聲稱聞諸薦紳先生亡
不為令游揚者而久之竟逡巡受瑞安且去瑞安令
非大卑仰眎內也顧俗士僅見其表銖計而寸衡之
令不得不輕其望令不得不內而令去為瑞安甚樂
也於乎非深於文恭公之教者耶吾嚮者觀郡邑守
若令緣殿最出御史監司甚或濶踈其治條而恒聚
精神於奉事間其自卑過人臣也而其先旨嚮而逆
趨之也殆於媚人主耶心喻御史監司所非是少不

當而亡不盤折稱善併旦夕施下之而又旁結其所
厚信為游揚其政名即最矣亡論所錄最也而上之
人苟遂其一切而遂拔旌之以為固然而忘其職文
恭公一儒師抗天子顏中其所不足不為動而畏
避株援若浼且病然假瑞安令繹其志治之則必不
懾威而舍已厲衆以斬快廣結以要容穆乎諄乎致
懇切之愛及瑞安而已而居瑞安令上者亦奪於民
故為褒許之非必意睚而私自賞也令如是足矣昔
漢時嚴延年為河南好戮殺豪猾吏流血朱府道接
驛奏事不數日得報以為鬼神咸搔手腹帽嚴使君

而更多蓄養奸人交口助其赫赫而潁川守霸方旦
從鄉課農桑察閭閻事爾然郡婁舉豐年而使從西
方來輒行將壘書黃金之潁川不之河南守而延年
竟以怨望及不道誅禍福誠有端其於民德淺深豈
可徼強覲避哉令文恭為今守知其必不河南亡疑
也文恭不為河南一時聲稱未可必知其當於民亡
疑也子行哉後三年而有壘書瑞安令者予得而慶
曰稱於文恭公後矣

送劉憲謙戶部守衛輝序

劉君自庚戌秋事始居未嘗不指屈竊歎伏也日虜
騎踰關撓諸陵直走橫馳道燒人居以萬計而
天子下兵食調亡備切責大司馬大司馬咸皇恐請
死六郡亡見車騎發而中外獨仰雲中軍而雲中軍
雜行虜中餉之莫得從大司馬所使諜非素出見跟
蹠行襁者累創者即縮引反而大司農心欲劉君將
餉重發言君慨然曰生不食縣官耶即帕首韎韐請
武庫兵不得僅得罷卒數十騎行輜重前追勞雲中
軍卒生不習虜聞風簌簌林樹間葉墜則大駭以為
伏咋指欲跳而君按劍奮前發不可已終與輜重偕

抵雲中軍既發詔已重申使者指絮且泣軍中壯士咸踴躍欲死報天子而劉君歸從容致軍事大司農先是君家亦莫知嚮也行蒲伏叩門者始得狀則相聚泣怨數謂不還而君還更莫信或以為物司之久乃稍就語嗚呼危哉大司農坐是中愧愛劉君而君署山西山西隸諸征鎮天子詔諸征鎮益治兵兵所奉及非時賞請檄旁午計度支水衡錢可數十百萬緡而請亡慮十倍大司農坐堂上仰屋歎晨朝諸曹郎不呼或獨呼劉君前君徐徐條所以應狀鈎校南方郡國蔽悉輸致官而財節所請緩急次第之竟軍興不乏而劉君大指乃在持國體不欲示窮乏遠近與竭澤漁爾至所以探源蓄委之說蓄未果究也而會君少有所不足意轍語予曰生犬馬幸未憊為上捍一面必有當者何令齷齪操椎刀代他人悲事為也於是劉君分出守數矣而大司農念如左右手莫可代則強挽留君幸少緩計議邊即兵罷有以報君未幾兵少罷銓曹上祿簿當轉二千石之衛輝苟有以奪君者宜右秩不守守亦聽便郡爾雖然君迺得捍一面如素志幸甚夫衛輝古稱朝歌牧野而殷之墟也擁太行倚共孟門而襟帶乎黃河左右內

淇衛之水溉膏腴萬頃其形勝甲天下卒有變衛輝
衝也而平時又多舟車使傳奔走絡繹居人亟稱守
十九在途道十一真為守聽民事爾即聽民事必其
張設陳措咸歛衣衽而守之是共孰敢干撓柱後惠
文守誠致於下將必有欣然當心者又何至代他人
悲喜如郎時語也劉君行得無有以而衛之先嗣君
政告者乎夫邑令不具籍籍葺勞苦之賜籍又使人
詐亡行金津吏而抵津吏罪此其鈎距操切不赫然
神明稱耶而蘭陵公過非之聚歛計數之主也劉君
為郎要持國體不欲為竭澤漁必舍是而保障何疑
哉王子曰昨大盜弄潢池兵屠三輔而攻剽
至河南風劉君庚戌秋事必更相戒遠衛界也守今
居然重矣

送王惟正之浦城令序 代家君作

上之十年州人舉於鄉者為前給事顧君按察趙君
撫司理曹君今浦城令王君與余凡五人而是時王
君年最幼其為文獨精志潔而行方即以余之不肖
亡以辱王君而二三君子亦皆歛然顧景而內遜然
余與二三君子者後先成進士為中外官而獨王君
之上春官者數矣再以疾不入試即入而坐誤格試

不終即試所為文當於有司意矣而以裁數報罷於
乎君之所以收於人者豈其有餘憾哉然不得違天
而獨伸且今坐而校藝者與奔走而求以藝校者令
之角逸足於五父之衢知其未易辨也則二三君子
不得以其一日而伸王君亦明矣雖然吾且復有說
夫天下有伸於爭之地者有伸於不爭之地者伸於
爭之地者在天而伸於不爭之地者在已吾與王君
異時請一佔佔不止也豈非冀以施之民乎今

天子授王君民矣與王君為諸生見窶困者塗炭者
抑而無以白者蹙額而思手援之泫然而止也何者
以非其柄也今天子則又授王君柄矣有地數百
里尸口十餘萬堂坳之下至於鄣屋上下脅息而耳
目於一人窶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在王君一
提手挈足之間而窶困起塗炭抑而有以白不可謂
伸乎班氏之紀循吏何限戴聖明經博士師也而以
墨治九江張季黃次公之徒其人或起家吏胥入貲
為郎者卓卓稱中外也則又何以屈王君王君行意
若有所不足者且謂余布衣交也胡憇然而無言余
猶記嚮者從王君偕計吏舟中也篝燈熒熒然搔背
痒相慰他日苟富貴無相忘今余幸而先事

主上雖提數十萬衆扞北邊然甚恨初第時不得百
 社之邑而吏之今髮且種種矣何以語王君雖然請
 得以千慮規可乎夫王君為人誠廉不苟一介取予
 而又寬然長者其趨人之疾痛甚於已此非無當於
 民師帥願出君之所有者待民而勉其所無者待吏
 夫君何有不足也即余與二三君子當卒內遜王君
 矣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予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李子
 之為詩劇刻性致究極幻變担材博而命旨玄即世
 所稱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也人或才之者曰李子
 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國豕之盛不則亦列
 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
 至且疑曰夫新喻難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
 少實好恠竒而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
 以為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
 不可施之于舉步今夫都市聽決之所耳聆訟目閱
 牘而手疏記其去立壑何遠也眊眊焉朝發攄其心
 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改之徇吾所好而他不易其
 去吏道何踈也夫新喻難李子哉予應曰否否子且

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爾三百篇詩之大宗也蓋幽風七月之章其著于民事何切也今夫變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蟲草木據取驗焉以厚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輒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幽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為詩其自為詩而已乎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于詩也新喻其能難之或曰李子不難新喻將無大易新喻乎哉予應曰否否夫子也嘗竊跡李子之治詩矣淫思

精研拆毫茫之際而後發即不愜數易不止也茲意也可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賦詩也其不以易心賦政明矣李子故不當任爾于是衆知新喻無病李子李子詩無病新喻予將處李子難易之間而進之曰新喻明臨江郡地按志君子善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狗分蓋猶有豳民之風焉今去志所翔迨千百年齒蕃以豐得無有滌朴滋奸孽牙其間者乎本周公勸勵之微意而加鼓舞焉略去操切鈞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渠渠哉新喻豳也則又進之曰李子毋疑于詩將使李子政成而詩鬱山川之靈

致采民物之靈，衍標茲方之藝文。太師采之，庶幾嗣
儷。七月，於是李子行，予序以別。

送比部陸子韶論決江南獄序

今年春，天子下諸道，使讞諸論死未蔽法者。最重
曰江南。秋官之屬，熊大夫徃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報論決死浮法者，亦最重曰江南。於是秋官郎陸君
徃，大夫於曹秩右且久也。陸君視大夫稍次，而其為
人忠信而詳敏，甚稱所以重之者於乎。上幸哀憫
諸元元無識而網罟之，是觸旣已肆，濬滌之一熊大
夫足矣。烏用陸君為哉？予聞之，植苗者除莠，夫非不

仁莠也。除所以害仁者，則不能復仁莠。且上務義
斷其惡，定死矣。猶惻焉，旁採其所以生之，而不籍其
魁，巨置之重。天下將覬解而輕犯法，此何以謝天下
也。故上之使熊大夫仁也，其繼使陸君亦仁也。江
南，古秦伯之鄉也。當時短髮畫體，侏僂其音，聳澤蛟
隣，而陸豕牧意不復。知有文字交接，與今世所稱說
者，而其人乃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
不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默自與法遠，而非以避也。
此雖稍乏文采，亦何害為古。而今號能讀書，詰言道
理，都服而嫺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馭弛

櫛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觀也然好盡出其智力桀以
 角處劉其弱者狎侮欺詒攬摠挨枕蓋靡不至焉戾
 積而身殉之嗚呼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
 以巧敗也則不可謂之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則又不
 可謂之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悲哉其蹈冥矣禹
 疇得不下車而為江南泣耶且上既以死未蔽法
 者付熊大夫而極究於法不能勝情死不能勝法者
 始付之陸君而君又僅獨取其尤誅之少有纖髮亡
 當於心得暫緩據實請上之仁於民斯甚哉予嘗
 讀漢史見其時不專使使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
 中旨自決而王温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為驛上
 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殷數十里而
 日耽耽猶且恨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墮書旌
 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
 何可快意而婁剪之烏在為民牧哉即天子今使
 君君奉天子使咸名稱行戮而寔不得專又其旨
 乃在生豈不遠過越漢也君行矣而遇熊大夫盍交
 懋焉以仰悉德意予家故江南從鄉父老懼且祝曰
 於休哉衣冠而銜命歲亡慮十數而僅二君生我者
 去厲我生者必有後矣

蘇州山人集
 卷之五十五
 十一
 世經堂刻

送憚比部光世擢湖廣僉事序

予郎時見楚人語承天事者蹙額曰嗟哉不支矣

天子設置直指使得考糾奸蠹巨細便宜為民一不當中貴人意竟持其底而孽成之吏何以措手茲亡也下直指使曰藩臬又下藩臬曰守令何賴焉勢日益輕而自顧日益切孰敢借惠文法彈治泄然而秦人視粵人瘠也汲汲然而俟後君子得無坐就壞哉憚君光世時為他曹郎聞之不然曰言者何舛不自惟也且謂天子念其鄉郡國耶當不忍令魚肉之直指使得中貴人某某魚肉民狀不悉以聞上而徒假威稜恫喝而迫之使豫謀是倒刃逆授柄敵也往天子行視

先皇帝園廓增制度戒有司為道亡芟薙一草遇木枝偃磬折而過誠不欲人少易其所自而柰何蔑忌噐之戒摧其所甚諱也即鮮貴人敵得不罪否乎蓋又惜夫藩臬之號佐直指使者漠乎不先其未發而道之實授彼欸張其勢矣前之人輕待奸而中竒禍後之人重冒禍而跣弛委靡甚且與睚焉豈天子所以設置使與罪使意也吾守已甚完而推腹愈信陵寢之敬以時而湯沐之綏以厚徐而待之不率禮

而喻之不率法而裁之夫禮格乎強暴而法伸於明
主則未有媒中者也予時心念服光世言而亡幾
天子果悉腹心臣議馳傳徵逮中貴人更易布條法
詔後繼者亡得借亲梓故干撓漢家法諸吏直指以
下歲時致恭

先皇帝園外得禁鋤強為非守者即齷縮選愞寡益
於民坐不稱論而又久之光世繇郎積資亡害擢按
察僉事之楚僉事即臬司佐直指行事者也又專治
承天於乎異哉光世所為稱說於昔則既已驗而當
事者若真知而遴授之不使僅以稱說云也其亦懋

施之哉昔漢世祖行鉤隱匿問東海王獨疑其南陽
曰南陽帝鄉多近親不可問世祖蓋惕然悟也推其
指假借強項令使折抑貴主欲以風威黨而進天下
之持法吏今天子幸既已誓於志不欲稱私其鄉
而江沱汝漢之間又最深騶虞之化者非有南陽貴
戚蟠結之患所使中貴人寔恐悚尋前覆矣君脩於
嚮言又何疑耶予無似辱於同年中稱厚間窺光世
忠實明決有長者風至治經術取高第屈為法曹不
見所不足能為文文駸駸數千年格也而又下數千
年而推予他所推非今負高顯聲稱於衆者此其大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二十世總堂
云子曩特憂光世勇於達志或率致少婉而明練習
天下大體如所言者予高枕而待君之楚政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送孫元之明府之新淦序

始予友濮陽李伯承也伯承能詩慷慨重然諾任赤
洞見亡隱乍接之或類若亢使氣者久而後上下其
論沉深當於理可信也伯承旣以吏部選人次授新
喻令行而受予所為令者予素以自愧以不能當伯
承即有所稱說烏能資伯承哉伯承為新喻之三年

而予僅得友華亭孫君也。孫君治詩，其所稱業稍異。伯承即乍接之，而溫共委蛇，斤斤亡不折行，願親而久而上下其論，亦沉深當於理，亡異也。孫君次復當得令，乃令新淦，其邑居並臨江支屬，出而朝臨江守，及臺臬，為鴈行差池，車騎肩袵，退而考吏牘，案土風所施設，類同當其得也。嗚呼，奇哉！予椎鈍，少他能狀，幸得交二君，二君幸得令，而壤封接，蓋若予往矣。日伯承有所不合，而衆毀之，盛曰：新喻令令而詩乎？已哉！更晨環令案問一言，冀獲當而去，而令愀然，斥下之，亡為敗吾思，其毀伯承此耳。亟言之，而予不信。蓋

伯承行予賦幽風云，其指略曰：幽風詩也。周公詩人也，究物曲徧，昆蟲草木，析民隱，則起止服食祭祀燕饗，食力助弱，咸周愛而曲豫之，而何以詩厲政者？伯承深於詩，爾耶？未幾，臺使首推揚伯承行能跡卓異，宜別旌而毀者亦改前大譽，令得民稱矣。烏乎！自秦興，初罷經生業，劫天下以吏為師，漢雖稍蠲復之，而其道終泮不合。今號能精刻名法家，及所急錢穀兵甲，吏人鼓頰詆譏，治天下何用腐儒為也！此皆非真於法家錢穀兵甲語者。齊人轅固生，河間韓嬰之流，治詩大氏守其師言，膚末耳，然能信之。亢太后刺圈

疑不撓為正語非平津侯而傳清河常山岑蹇蹇多
善聲偽太子詰關時衆群顧愕貽何敢先發而雋不
疑奮然叱縛之其所引經非能當於指而朝省見已
不披靡下至其後雖趙京兆之吏治獨屈指不疑以
為此習朝廷事已曷如也而况孫君明四詩體於其
溫柔敦厚者耶向予謂伯承即令不稱然不以易其
詩也果不稱令意其為詩亡深得也今孫君行而之
新喻而不治則可行而之新喻而道途關橋梁飭獄
亡厲男安艱女安織口新喻令功德不置又何疑哉
為我謝伯承亡負友信矣更三載而謝新淦令之亡
負也

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

益州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非耶司馬錯徃與張
儀爭覩其利矣秦得李冰鑿江灌溉漢得唐蒙開捷
為用大行張騫言益斥地叩笨盡蜀土無饒瘠涵薄
者語稱崕山下有跋鴟至死不饑饒當何如哉蜀之
賦足以自國武侯用其理蜀法田漢中男女襍居按
堵無犯歲收供吏士廼不乏此特一時而效已彰彰
然者無他法行也明興

高皇帝制詔天下定兵政諸邊重蜀西邊番夷以故

重已。又詔天下兵當無事，坐餽廩，諸棄遺土地，漸
蕪蔓不理，其令所在兵三分之一以城守，二者就南
畝，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收其息以贍蜀，獨得六十
餘萬頃。當天下半，又故號饒，無被兵，然不聞轉巴蜀
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縣官費，庫藏，數溢，羨陳陳之
積，其說何耶？且旣以蜀兵將，忠孽蠹嚴法而威之，法
久不任，特分外臺臣專糺理之，亦密矣。網益密，蠹益
深，卒罷無所恤，逃亡銖累，而將又極意饕食焉。藩國
之彊有力，與卓鄭之徒把持而漁其間，何限也。臺臣
泄泄然冀得過代去，於是人又不任矣。聞之衆稱外
臺唯屯田簡號無害，至多所兼治，夫使因故襲陋視
而不為之所，宜其簡也。湘南王君始由尚書郎遷蜀
臬，王君任專理屯，以璽書馳傳，往則過世貞，而蹙額
曰：衆乃易子任矣。夫子則何敢易哉。蓋王君嘗為郎
治獄，上間有所怒，以屬郎，而王君釋牘從輕典，曰：法
如是足也。他曹郎私目攝君不動而賴。上仁聖，竟
伸王君法當。君平時恂恂，若不能出口，一旦法所在，
極以重輕迫之，愈自奮，即君任誠不易，君胡不易也。
夫蜀大都之中，彊挾勢要，來奸吾政，即以柱後惠文
彈治之耳。或曰：王君誠賢，其望深而秩薄，是不久當

遷柰何世貞應之曰曷不聞趙搜粟棗都尉之治許下哉承亂草創法事事起猶收效速王君賢即故案不過一舉廢而裁焚何事乂也今大司農經耗賦稅竭不足以奉戰士徵筭使冠蓋相望王君舉最報蜀士飽而馬騰廩有贏食當齎持黃金詔道西者必之王君矣

送翁比部德成守開封序

大梁代稱帝王都距其初二千年矣魏公子之下身為客者客豪舉咸自歸為任俠雪仇亡命下乃椎剽六博為劇而務好雄其俗傳所謂梁國大都之中難治蓋漢則已然自宣武起握天下樞陰陽風雨之所交與王帛之嚮且久其習覩侈盛豈旦夕也地居五其民豪猾佐吏而治吏又併以其耳目智巧用於守一入守晨朝撫察藩臬候顏色亭午還坐郡治考見三十六州邑計吏無復隱校毛舉則已迫昏食矣毋論其郡中事也齎壘書乘傳者水問車而陸舟蕪道求息舍棘不剪不熟食徒御告痛惟守側目而是讎不計其他猶未也同姓諸侯王食湯沐何可屈指數哉此皆南面而孤與主上稱伯父昆季者然士力計無復出而封尋未窮也夫竭澤非守意也使諸

侯王下不能具牛車與齊民等又大非所以奉

主上親親意也居猶常時語耳邇豫方事起甲者出
堂隍間執髡守大梁城所晝閉矣楊中丞鼓灌李之
屬僅一再勝平之潢池中戢翼耽視者何限彼其驚
桀披地圖吮咽區鄙計孰有踰大梁哉而况以彫甲
故壙半菽之歲誨旦迫之也則亡不謂大梁守重且
難已大梁守當遷太宰方更新事端劑人地奏擢翁
君德成君為尚書刑部郎更諸曹不為曹事東賈其
餘為尚書閣章奏所驛讞決法平亭大小百數即他
曹郎白事尚書秘弗與謀也舍左右顧而君不在促

召至已先解頤獄故無鮮稱者其守大梁亦用是君
得無卑之厥股肱地耶予讀史至趙京兆煩當何下
今大梁其所任揣摩叅伍中人之陰神其說乃究至
瑣瑣者獨精悍常餘已力而畢衆才聲聞強前後欲
并三輔曰亂吾治者左右馮翊扶風也使吾得兼治
之差易易耳張子高理京兆時幾逮趙冀州界大賊
枹鼓晝百起一聞刺史任徒中引散徹盡此何與造
化威攝異焉然吾猶恠其詞昌邑狀承風旨燕襲亡
脫又從吏卒圍廣川格奸私首懸宫外大傷 天子
恩非所以處於踈與戚之間至趙用他事論殺所疑

邑子五日京兆晝夜文致賊捕掾比不勝褊心故上
下廷尉繫法陷身與奸人俱又何言也翁君繇惠文
出顧指寬輔法行而地今遠輦轂雖不驚擊及工小
辦當無不隨至舉矣第更聞曩中牟密令梁支邑不
能如二君爪牙任忠愛孚尹積洽淪徧殆無以易也
翁君盍衽席其民而後洗刷之使元氣先精采而固
衡宗子與土饒瘠令足繼柔強藩扶禮善地無所容
奸自易而良行旅若歸囹圄頓稀雖嚮所稱奚加哉
且大梁仁能難翁君得君恃以益重君得大梁又重
予樂與諸君子跂而俟矣

送顧君序

顧君之視司隸比部者殆六年矣余三更秋曹曹事
多下顧君所任而因以窺君之為人君於統甚衆其
專為都官六察獄而自官府中亡論鴻細亡不促五
部辦治日數十百矣固纍纍然奔走迫弗及晷也已
獨比部寂然亡見繁色者顧君才此寧無繁哉又金
吾緞騎帥主刺姦號腹心爪牙任至貴倨也騎冠武
冠鮮衣挾帥勢直凌五部出其上事取顧指獨不能
長加顧君君為推心計其可所不可者條析端狀以
微詞遣之即無當所欲亦內歡相戒顧君不欺我帥

時時稱比部賢云蓋余念庚戌事靡不憮然意自失也士居平抗眉論古昔亡不見長者卒遇事起首鼠抱兩端何啻失其素執虜輕騎叩長安門大司馬而下策惟有閉門固耳不能出一騎與角顧令五部各部罷卒深隍使胡馬不得逕度也君業已知計晚奮身從數十白夫不齎持寸兵當賊矢石百步內從卒懾虜攝以目欲跳而迫君故莫敢先會日暮入門門者欲絙懸君而上君怒曰虜來死吾耶吾乃死王事柰何從絙上乎竟門啟從容入矣于懸于懸棄甲復來彼其人恒時稱賢於君何限奪君勇當無自愧也

顧君則為予言殆兩身矣所不糜爛虜手幾髮然予已聞君諸生居吳下任俠饒技多蓄奇出人阨而能詩善尺牘交諸薦紳先生少不為君游揚盛美其視比部尤數以敏起最奏狀無害即庚戌事胡可狗次舉也今年春僅得擢徽審理審理為王治訟獄國大小無所不關屬秩得比上士亦榮矣執然君得無不愉快於志乎漢法列卿二千石治行高始任諸侯王相也明之初興寔無間矣有司采過計狹束王國官不得復入京朝著為令乃始厭薄以待不任雖然君誠謂漢重也而賈長沙董江都竟不聞得代去

彼其自意材豈出絳侯平津下哉季業之代柄者畫
人以格猶未也士乃各官命耳且自京以西無如微
大藩而王最貴當天子意所持夾輔屏翼者顧
君未至授簡居客之右史稱枚叔游王門不樂為漢
官夫豈唯枚叔然耶

送陸大夫子韶守南昌序

陸大夫子韶為豫章守楚人魏生具論守事若大夫
所以稱守狀良悉大夫意未既也則間過世貞曰唯
是江左之役藉大教於吾子以毋墮鷓鴣氏以不穀
之不勝庶茲重未有處也諸君子既用寵惠不穀而

以屬吾子其復之即世貞文惡能踰勝魏生哉雖然
不可以屏辭大夫大夫知豫章重耶守報關再旬日
宰公睥睨度屬亡可當熟問乃曰竟何以易陸生蓋
亦重豫章守矣夫大要謂郡握吳楚樞而撫察旬宣之
奇也王國碁布郵使接浙之而馳抱牘種告守未易
婁舉耳母有語大夫所以重者

高皇帝初起兵下建鄴披草萊置軍軍焉先是稱偽
號者南距吳四百里西距豫章為漢千五百里
高皇帝出輕兵支吳若嬰兒之在懷而極力與漢爭
豫章幾以師覆數矣夫不憂四百里吳而憂千五百

菜

種

里漢也。豈無衡勢哉。此豫章當天下重明。甚漢得豫章。輕舸而順流。因風不決。日扼龍江之領。明得豫章。楚列戍逆自潰。

高皇帝柰何。不旦夕計也。前時負漢相者。始謀發發。即擣建鄴。虛以社稷之靈。奪其魄。躑躅中道。乃束手。付王伯安耳。不然而小。采用事議。如鄧謁者。上策豈遽作丹陽。縱也。今上固仁聖。然海內承晏安。久而地數兵亡。不被中。西北罷匈奴。豫洛創大盜。全楚。勝苗。滇。踣土師。既。閩。吳。越。躡。島。寇。計。獨。豫。章。以。東。西。樂。土。耳。夫。智。者。不。待。跡。仁。者。不。治。亂。虛。生。之。為。醫。也。觀。

絕而任援。望神而却遁。願大夫詳加答也。夫豫章民俗。朴嗇力本。士好先禮義。所答非謂大夫更柱而易。括謂大夫宜柔之也。予嘗恠班氏。述趙京兆二三君。發摘鈎。攬中人之陰。若神鬼焉。海內大者守。小者令。咸內遜。居下風。而班氏語津津。亦無容口。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舉文翁。龔遂。輩。其興禮。敦讓。清淨。不擾。世儒類能言之。然嚮赫赫者。聲奪矣。甚哉班氏之深於吏也。且世以最望大夫者。有出簿書。期會。奔走。逢迎。外乎高之。亦不過剔垢而任奇。此何足重大夫哉。予聞之。先守陳公蕃。高簡門。亡所留刺。恒一榻。延徐。樞。

子化以大洽郡今當孔道大夫固不辨為此然長安
邸中倒屣謝山人矣舉陳府君事庶有以風焉大夫
勉旃其無負世貞與魏生且得藉口諸君子哉

送比部吳峻伯江西恤刑序

惟辛亥嘉靖春正月天子詢於秋官之長下諸道
使十有五人洗冤滯憫蠢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
辟成遣論鬼薪下者徑得從末減甚大渥惠也秋官
之長詢於屬曰是惟上之至意毋負屬各以長往
劑其地最重曰江西江西揚之屬而吳楚之交也其
君子崇尚禮義彬彬著天下其小人儉以嗇然或多

深文相詐好鬼而信徵器訟而非其上未易平也於
是郎吳子峻伯應詔吳子先江陰令高第徵次當補
諫官而年少不應格還為郎會尚書患部牘冗未竟
擇代閱者謂吳子習之吳子遂巡辭弗得即代閱牘
著聲也秩宗之僚闕天官卿謂吳子習之以薦格不
行歲丁未秩宗請試借許士詔復用吳子於是聲稱
奕然著卿大夫久之秋官以職請曰律

高皇帝所定也列聖因時變推廣意益之曰例例
非律所該其究乃不大違遠律而中外巧法吏或借
文飾私怒甚非所以惠念元元遏絕奸宄也上曰

善其更定之退輒屬吳子吳子窮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損復之刊布著為式夫吳子儒術吏法斤斤精至如此其何有江西哉雖然子冥聽而瞽言之試籌一焉夫古之殺人者非誠甚惡斷除其人也惡其意爾是故恒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以生廼死之定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致難易生死間哉所嚮殊也今京師號輦轂民犯者具獄成一不當大理得駁問夏五月上稱暑故賜湔白他以第寬宥秋聚百官更推之必亡枉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至左右扶風外即漠然付巡察而所遣僅此十五使嗚呼

地中外殊赤子寧二命哉使者即不悉聰明務究得冤苦而優游據尊重自將時以隙故與巡察相左至得請報免而輒肉腐其人比巨憝甘僂待季者更優游食縣官是速生者而死之豈使意也又使者或僅求款成案中夫此語常格爾吏刻深名能法家必精密獄求款得乎夫吳子固優知之予又何言也蓋前後慮江西獄亡論數十百人其疏草傳至今惟孫忠烈公與叅政葛公木其究可思矣吳子盍勉焉思惟日孳孳以求稱使亦願愈砥節樹行巽道而敦學俾吳子之使以人重如孫公其人以使重如葛公予不

倭與有光寵哉

送御史大夫芹山陳公總漕運序

宋尚書

西北稱邊胡者九大鎮吏民被甲植立而仰度支地瘠涵少產又羯羶亡奇羨之積大司農所領錢穀大半不足以奉戰士受寄委輸若陸海然即大司農取辦賦江以南耳轉都官粟繇江而北者歲漕可四百萬石迂淮濟取甬北走京師於淮置網填焉當事者即亡不切偲慮虜以害且見迫而不知夫此特其標末耳夫江以南固腹心也淮吭咽也不給邊吏士不足以戰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淮

有壯士僨興張脉吭咽扼塞首尾若絲勢固要致易替也日者代上谷新中虜而歲數不登其人半菽而食守臣濶焉不以時請急上赫然悉捕按諸不言急者大司馬畫室議推少府金錢徧賜吏民上熟視群臣中度可遣者少司寇陳公以職非所治而上獨曰是無以易陳某於是公竟持中丞節飛六傳徃宣布上德意吏民扶痍傷叩首天子大恩還齎金錢家相語為縣官乘障即兵死亡憾陳公以其間日夜料徒卒行險易按齧蠹宿鈎尺管屯地圖方略上之天子乃益器重公亡何中丞鄭公自漕鎮

入贊銓柄而陳公復見推擇超為御史大夫代之命
下薦紳先生交手相賀得賢計相治餉道淮不慮失
鄭公矣蓋異時島寇起肉吳會之墟江表列斥堠以
百數寇蚕食且徧羽檄旁午上大加惠元元制詔
地殘寇者有司按行南畝蠲租籍減漕幾二百萬所
以為根本計良悉雖然此始未易恒也夫公不從代
上谷來耶諸邊人越數千里而衣食江南穀相擊牛
馬望道輸發猶時至廢烟火剝拾草橡上安得更
一二歲蠲租籍也京師宮府大小亡慮億計豈皆枵
腹而奔走事事哉吾故曰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也
即歲甚饒樂守令科稅悉上漕綱無關而御史大夫
東西罷奔命不暇卒有不虞濡滯途道或桀黠奸人
教醜夷窺伺度欲不益大可患矣吾故曰淮不治不
足以達也明方事治兵東南徵諸道犄角而迫島寇
海上蕩平為日以待而天子推喉咽之任舉而付
之陳公始公婁踐藩臬少躡輒起愈振而嘗督留京
儲益習熟其說至按行邊事上方略尤偉雖古人曷
加焉公才固無難乎漕者予嘗讀唐史多稱劉晏韓
滉事鈎校叅伍精悍善任一時人主倚以為命庶幾
哉填撫之良而陳李輩烏起跳梁江淮間滉方橫一

道節擁強弩不能慨然有所祛除而徒齷齪工小辨
治為也乃今島寇差徑庭悍藩矣而天子神聖公
才固數倍二子當從戈船將軍出大海截鯨鯢之波
都護護舳艫魚麗而上亡論中外餽江南粟陳陳之
積策勛鼎彝方召之詩何以過是哉陳公聞予奮起
而曰子固嘗試之者也請夙夜毋負大教且以報二
三君子

贈沈君子善之光山令序

沈君之治鄱陽七月而政成持先惠州喪歸再繇吏
部選人亡害補光山令鄱陽人得沈君未幾而其熟
君之條而易其心志殆不啻久然君不為一切小辨
亡寄耳目任所按即法大抵輔意而治其要使人
易受而已邑故隸淮王諸王國官吏卒所為跡令
狀逆自款伏戒勿辱令知上供噐道相屬而吏不得
緣是侵牟毛髮公府之嚴沈君若神明其狎於民類
倪孺之就哺江以西上計固少殿度無踰於君者君
今去為光山光山中土亡藩封之奉與費地鮮上供
民不罷驛騷之役即中才之士尚能循跡而治而况
沈君乎哉沈君乃過予有憂色曰夫易我於光山者
淺我者也子獨不覩夫天下之形耶懸瓠豫分之野

史固稱剽輕易發怒。又地薄寡積。聚當其時。已然其民支三方。而居巢。藪盜俠椎埋。為人借軀忘命。北迫之。則南浮淮。東走江夏。南迫之。則西北跳宛洛。令惴惴焉。以其身寄於畸人之上。唯難之。是恤往正德中。攘綠林者。鼓行而剽。上蔡確山。躡為墟。謳吟未絕。而師氏起。幸接境亡相及。而民間固尋響待起。比比也。夫中土者。寧獨高枕卧哉。今島夷犯吳會。吳會人錯賊而耕。虜騎數殘朔代。南北羽檄之使。轂擊蹄接。招輕民以亂形。一旦投足而起。憂未可諒也。夫令平居委蛇飾刑名。比詳之業足矣。非所以語緩急任也。墉壘而濬深。實甲庾積。此未有不勞苦吏士者也。見跡而動。未易理口也。屬歲之厲。農千里半菽併口。而食令衽席而湯沐之。猶懼鳥散。卒有不虞。胡以相待。鄱陽故江邑耳。爬搔檣束。而煥然改觀。嚮所謂平居令也。今得無畏哉。沈君明習天下形如此。而又藐藐然亡以成績待已。亡以易心待事。乃所饒不獨為令矣。亦有虞君之所憂告者乎。吾聞之。西門豹之令鄴也。餼不廩。蓋兵不庫藏。卒然而調發。而子弟人操芟父兄糗糒。兵食栖於閭閻之間。而却敵西河之外。此所謂脩於不見跡者。非不見跡而動者也。沈君其又何

讓矣

贈醫者光祿署丞諸君序

為沈員外作

周禮載膳夫庖烹內外饗人秩上士醫師掌諸醫療之法而屬又有所謂食醫者均上中士秩也漢以後頗稍稍損益其官明興蓋加備焉為光祿寺治外饗秩中大夫大醫院稍下下亦大夫也重矣然未有以其職之相通說者夫古先王之衛身也甚周而取資於人甚悉也綴衣圍馬虎賁侍御去師傅豈特尋尺廼必欲得吉士君子哉察細防委其預於機深矣今夫醫之為功顯則小而微則大也決脈投針石

顯之效也飲食起居微之幾也故醫之屬四食醫首焉俾烹治調和宣節之以道也其所謂膳夫庖烹內外饗人者未有不通於醫者也昔者扁鵲朝三見齊王而三謂之曰疾漸近矣不治不起王怒叱之扁鵲懼而走王疾然後求扁鵲也晚矣夫使扁鵲得日視飲食起居何至斯哉今之於是官也重其名尊其位而不責其實不以能者充之後或光祿無預視膳太醫不究劑於是乎先王之法之意遠而君之身惴惴焉付之豎刁易牙之徒而不顧嗚呼難哉吾持是說久而未有告也吾友諸君授光祿丞丞之良也以儒

顯能熟經史諸書醫其餘也吾暴不自惜得疾幾殆
賴君之餘以起凡起於君者蓋不但吾也吾故為是
說告之惜乎無有以告天子者俾諸君侍清穆之燕
其朝夕察細防委兼總二職而儒道申之將必有世
受其福者夫豈惟和平之在躬已哉

贈楊憑序

大海以西任俠者稱楊君兄弟二人君之兄允跡宕
不問家家數起數廢而好樗蒲決數十萬一擲雖資
不中豪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為人長身便騎習
關允以信義稱既濱海其人多業魚鹽君從其中度

能任者致之為撫恤計妻子及厚咸踴躍願為楊君
死甚或驚桀亡狀眾所畏欲避而楊君獨狎之得其
力郡守尉業稍稍聞楊君於是郡多偷則下君捕諸
任人咸來佐耳目微知偷處楊君坐起不離家指顧
曰某從某所得之或繇偷伍中發或偷卧甲者出於
牀俱以次就縛亡一脫前時大盜洪等既越獄則亂
眾浮艤艘首犯郡欲以報執者直指使方行郡使軍
將出擊之敗軍將死使大恐別遣將出而會有薦楊
君乃令楊君忝軍事諸橫海樓船別校陰取君進止
君謂賊驟勝驕速掩之勿失因夜出黎明距賊里許

鼓噪進君麾其私屬直前搏賊大破擒首洪餘斬獲無遺使以下襲揚君功得遷君僅上賞格然不自明又捕商舶沒香藥珍珠悉以歸官楊君亡美衣鮮食之好少鹵獲輒分其下其輕財好施予蓋天性然楊君游於魚鹽人乎所結納多士大夫長者乍見卑卑聲折稍與論事宜乃慷慨剖析咸歎服謂書生不如今年夏島夷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予方里居從里中少年揭竿木裹裳而拒之小利則益憂其大衆讎我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帕首韎韐佩兩刀從健卒數十來赴至則坐大樹下料群少年勇怯勇

者給精器居前餘分左右翼備聲援毋令輕嘗賊中約束定賞格予恃以益強數日聞郡兵且出掩賊而六合令自以果毅往張甚衆亡不色得楊君獨曰六合令非能見大敵者又帥二二當亡節度必敗尋敗問至衆驚而更問君君曰賊飽不久卻矣果卻其料審懸中若燭照然嗟夫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城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薦豈吳得之重亡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諸公固俠人亡見才今揚君

見才無為引揚君者何也。使得五千組練當東南，寄必有可觀者，予姑拭目以俟矣。

別汪仲淹序

伯玉謝中丞而以戊辰春訪我海上也。則仲淹能詩古文辭稱名家矣。太公諱謂伯倦宦而始詩古文辭，仲乃欲以詩古文辭宦乎？然仲淹意殊不屑也。然其受經義數試，角諸生冠矣。至甲戌而余入領太僕，則伯玉為左司馬，益貴用事，而太公亦封如伯玉官。顧獨仲淹諸生自如也。問仲淹卿何以久困諸生間，大人伯尼盡貴柰若何。仲淹益不屑曰：吾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哉。而是時余仲敬美副祠部郎，仲淹楚服而游吾兩家兄弟，益發舒自得也。顧乃伯視我，又愛我詩古文辭，既余出鎮襄鄧，而仲淹為祖，至再不忍別，且必欲得余之一言，而後返。夫仲淹沾沾第五，豈其陽浮慕之，而姑為游大人以成名夫，亦余之一言有以少當其志乎？然仲淹念以李于鱗沒，獨吾與伯玉不廢操觚業，而兩家兄弟為之左提右挈，以狎主齊盟，夫亦安能不視我伯也。第今天下名為右文，然不得越經生術而遽顯古文辭士，古文辭士故漸多顯者，然亦不得越經生術而自顯，仲淹稍卑之，其為

必減驃騎哉。而是時余仲敬美副祠部郎，仲淹楚服而游吾兩家兄弟，益發舒自得也。顧乃伯視我，又愛我詩古文辭，既余出鎮襄鄧，而仲淹為祖，至再不忍別，且必欲得余之一言，而後返。夫仲淹沾沾第五，豈其陽浮慕之，而姑為游大人以成名夫，亦余之一言有以少當其志乎？然仲淹念以李于鱗沒，獨吾與伯玉不廢操觚業，而兩家兄弟為之左提右挈，以狎主齊盟，夫亦安能不視我伯也。第今天下名為右文，然不得越經生術而遽顯古文辭士，古文辭士故漸多顯者，然亦不得越經生術而自顯，仲淹稍卑之，其為

我舉一觴曰藉大夫誨勉而就時趨矣當亦為仲淹
舉一觴曰士不享大烹不為知味今時蒸熾昌非子
大烹日執子苟仕矣夫豈唯伯玉余二人之歡子之
太公可無評矣

